

本土文本



失语

(小说)

□倪苒



绘图 瞿溢

李小余给了王冬一个嘲讽的笑容,就去做饭。王冬跟进了厨房,但并没帮忙的意思。结婚以来,王冬就没有做过饭。最初结婚时,李小余做饭,王冬一旁陪着。他或两手抱在胸前,或两手插在裤兜里,王冬在厨房就只有这两种姿势,他手闲着,嘴巴可不闲着,他给李小余讲笑话,他的笑话多得如天上的星星。李小余就是在听笑话的情况下,很愉快地把自己培养成了做饭能手。

王冬今天没有讲笑话,他靠在厨房的移门上,好半天才问了一句:“你前夜去我单位了?”

这话一问,李小余心里骂自己是个蠢货,怎么就忘记跟他算前天夜里的账了?她停下手里的择菜,转身挑衅地看着王冬,说了一个“是”。虽然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但她还是要斩钉截铁地说出来。“我们两人的事情,不要到外面去说。今天我的助手告诉我,大家都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这对我有多不利,你知道吗?”

“这是两个人的事,还是三个人的事?”李小余一着急,这么长的句子,她的嗓子又不争气了。

她急得连呼吸都在颤抖,但这么好的一句反驳的话却喊不出来。“以后别干这种傻事,有一副院长即将退休,这位置全院只有我的希望最大,这节骨眼上你就别添乱了。”

李小余露出一脸的鄙夷。“说了你别不信,我每天起早贪黑,拼命赚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们的儿子。”

又来了,又说到儿子身上,为什么他每次都能转败为胜?只要说到儿子,李小余觉得自己如果再闹,就是不爱儿子。

李小余不要再听,她将他推出厨房,关上移门,一心一意做晚饭。

晚上的饭桌上多了笑声。王冬特别能逗儿子,以至于儿子都丢了手机,一边吃饭一边开心在父亲的幽默风趣里。王冬讲笑话,就看看李小余,像是叫李小余自己掂量掂量,要不要毁了这一切。李小余闷头吃饭,不说不笑,心里却翻腾着。这父子感情深,是不用怀疑的。那么儿子对她呢?她忍不住抬头看看儿子。

“妈,你怎么了?”她赶紧摇摇头,朝儿子笑笑。“你妈最近正在自我反省,认识到她往日的啰唆是不讨儿子喜欢的。她决定以后做个安静倾听

的好妈妈。”王冬接话真快。

儿子很配合王冬,开心起来:“李小余是天下最好的妈妈。”说罢,父子二人哈哈大笑。

这笑声上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李小余记不得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去年元旦至今,李小余自己肯定没笑过。

这一夜,她又失眠了,眼前总是绕不过晚餐桌上的情景,这其乐融融到底出自哪里?就是因为她两天来未吐一个字?

周而复始的白天又开始了。李小余煮了早饭,伺候好儿子去上学,也给王冬盛了早饭。

王冬吃着早饭,问了一句:“你感冒好些了没有?”

李小余轻轻点了点头,就去忙家务了。王冬出门时,想要说什么,看到李小余只顾忙洗碗,就什么也没说,出门去了。

李小余上午继续补觉,醒来后,她想起,三天了,明天应该上班了。三天的时间,单位里也没有谁和她联系过。她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么想着,她又发信息请假,称自己病还没有痊愈,想再请三天假。领导同样爽快她答应了。

所有人都可以把她晾在世界的一个角落,她自己可不能忘了自己,嗓子有没有好些?她决定试上一试。她轻声说:“李小余。”这一夜像吃过灵丹妙药,嗓子比她想象中恢复得快,轻轻松松声音就发出来了。她又放开声音说:“李小余。”除了声音清脆度还差一点外,其他的已经很好了。她欢快答应了一声:“在。”

嗓子好了,可没有人和她说话。一屋子的寂静,让她感觉到空气的重量。她又打开音响,今天她演《雷雨》里周太太出场的那一段,她觉得自己演得最出彩的就是周太太这一句话:“这屋子怎么这样闷热,里里外外像发了霉。”她几乎醉在了这句话里,她真的闻到了霉味。

下午超市买菜,她选菜品时似乎也不要和服务员说什么。结账时,收银员也没有什么话要和她说,李小余也想不出有什么要说的。她已经三天没有和别人说过话了。

楼下的空地上照例有一群小孩在玩,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几位家长在聊天。李小余没有看清是哪些人凑在一起,却听见了关于自己的消息,发布者是她对门的老太:“听我儿媳说,我家对门的小李因为老公出轨,神志不正常了,这几天不上班,一个人在家唱戏。”

话说完,旁边一人提醒道:“小

声点,那不是小李吗?”

长椅上的一群人顿时哑巴了似的,没有了声音。

李小余没好意思往长椅处看去,好像是她说了那帮人的坏话。她低着头,匆匆向楼道走去。进了门的李小余喘着粗气,她需要平复一下心情,外面传闻老公出轨,自己神志不清,这两件都是大事。她反复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失声这三天,老公下班就回家,儿子放下了手机,餐桌上有了笑声。这是好事啊。

那么问题出在自己唱戏上,唱戏给她树立了一个神经病的形象,以后不能唱戏了。

晚饭没有煮好,太阳还有半个挂在西边的树顶上,王冬就到家了。

晚饭忙好后,夫妻俩照例不吃饭,等儿子回家一起吃。王冬在客厅开着电视,玩着手机。李小余去房间躺着。她没有开灯,就躺在床上看天上那一轮大月亮,月亮在云层里穿梭,行走得很快,从一大块浅色的羊群样的浮云里穿过来,又进入了一大块山形状深色的浮云里,天空一下子暗了下去。房间里的灯忽然亮得刺眼,王冬站在房门口:“嗓子还没有好?”

李小余先是摇摇头,后又点点头。躺着点头不容易,她觉得自己头点得很卖力,说不定颈纹和双下巴都出来了。做完这个摇头和点点头,李小余的脸又冷下来,头扭向窗户,面对一个背叛她的男人,她犯得着这么卖力吗?犯得着在意颈纹和双下巴吗?

王冬说:“那要去医院看看。”李小余继续看月亮,没理睬他。王冬站了一会儿,就去了客厅。

银质的月光洒满人间,夜色温柔。李小余忽然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生日就像年龄一样,越来越老,越来越不受人待见。年轻时的生日就像年轻的面庞一样鲜活,脸上涂上蛋糕,一帮人海吃海喝,喝得醉醺醺,那才叫生日。现在的生日,老得就像人群中一张资质平平中年妇女的脸那样不被人留意。

日子水一样往前流。王冬有饭局也是照常参加,只是不再夜不归宿。没有饭局的时候,王冬回家吃饭,依然给儿子讲笑话。

李小余上班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同事小丁明着给她脸色。她一脸疑惑看着小丁,小丁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对李小余说:“装是吧,我跟你的事就对你一个人说过,为什么单位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拿你当朋友,你对我下刀

子。”李小余想解释,可除了说“我没有”三个字,她还能解释什么?难不成变成福尔摩斯,给小丁破案去?这段时间以来,她已经习惯懒得说话了,误解就误解吧。

此后,李小余更加沉默了,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她只说单词式的话,比如“嗯”“好的”“是的”这样极短的句式。李小余要和王冬说个什么事,哪怕他们之间的距离触手可及,李小余也习惯微信发过去。王冬似乎并不反对这样的沟通方式。他们家中的大事小事都在两个手机间飞来飞去。她在房间,会发这样的信息给沙发上的他:“家长会明天下午两点半。”就是发信息,李小余也习惯这样的词语式。相对来讲,王冬就有些啰唆了。他在沙发上,会发这样的信息给厨房里洗碗的她:“今晚的素菜多荤菜少,对儿子身体不利,明天多买点荤菜。”

李小余发现他们之间只有儿子这个话题,但她并不介意,就算他跟她说完其他的,说出来的肯定不是她想知道的,她想知道的,他永远也不会说。

王冬如愿以偿坐上了副院长的位置。当上副院长后,王冬应酬很多,偶尔回家吃晚饭,吃饭后,就在手机上忙碌。有时深更半夜,王冬手机响了,就躲卫生间小声地接电话。李小余猜到那头是什么人,但她懒得管,她从不问,王冬也从不解释。

有一次,王冬晚上喝醉了,半夜手机又响了,也醒不来。李小余被手机铃声惊醒后,心怦怦跳,最近她常有这种心悸情况,她看见王冬床头柜上的手机上是一个叫“猫”的人的来电。李小余看看时间,午夜十二点。李小余猜想对方一定是个女人,只有女人会这样固执地在午夜让手机一遍又一遍地响。她看着王冬微张着嘴巴,呼声均匀,睡得很香。李小余伸手去拿他的手机,够不着。她蹑手蹑脚地下床,走向王冬的手机。她懒得管他的破事,他的电话吵醒她了,她果断地挂断电话,管你什么猫啊狗的。她刚刚放下手机,“猫”又来了电话,她继续掐断,如此反复几次。李小余想:这“猫”真烦人。她接通电话,对方“喂”了一声,居然是个男人,没等李小余脑子转个弯,那人便问:“亲,钱到位了吗?”

李小余想问对方是谁,但她的舌头似乎有千斤重。她真的不会说话了。在对方一连串的追问下,李小余最后只憋出了一个字:“哦。”

(三)

普通的洗笔过程,都能打动写字的人。他说,曾经有一趟牵挂,让他铭心。有一位喜欢写写字的名人来,向他借用笔墨印砚。他不怠慢,拿出自己最喜欢且常用的几支“中书君”。数日后,不见其还,惶惶然。他就借用印泥为由索之。一看,竟然对方没有使用,心欣欣然。他说,绝不是小气,小气的话就不拿出来了;是怕他写了,洗笔不会像他那样洗。我问,哪样的洗法呢?他说,就是那样的。眼眉间,就像遇见初恋一般柔软。

我没见过他洗笔的样子。想着,治国如烹,刀法可切可剝,火头可旺可文,汤汁可吊可籴,她法可清可红……渐渐地,仿佛闪过宝乐先生,笔墨酣畅,而后濯洗,调好水流,不疾不徐,斜管而下,轻轻轻捋……真没想到,写字40年,这般疼笔。君子宝乐,安之若命。



江海新韵

南高原素描

(组诗)

□李新勇

石缝中的鸟鸣  
游人把石林当成风景  
鸟儿把石缝当成了家

时间在石缝中变戏法  
沉默坚硬的石头缝隙  
被鸟类开发成  
柔软温柔的育婴房  
冰冷的石头  
有了温度  
狭窄的石缝  
无比宽阔

南高原四月的彩云之下  
每一只飞翔的鸟儿  
都拖儿带女  
每一声雏鸟的欢腾  
都在耳膜上清澈流淌  
每一声鸣叫  
都蕴含春夏秋冬  
都是没有固定格式的自由表达

那些鸟鸣,无论走多远  
有一只耳朵能够倾听  
无论经历多少时光  
有一双眼睛能够看见

游人把石林当成风景  
游人便成过客  
鸟儿把石缝当成了家  
鸟儿便是石林的主人  
想想这人生的幸福  
真是简单  
在石林人迹罕至之处  
听见一声声鸟鸣  
便满心喜悦

清溪上的山影

玉龙山上的积雪  
从春天出发  
凭借逐渐上升的气温  
从固态  
换上流淌的马甲  
流向无法细数的村庄  
流经田野、树木  
花草和牛羊

云朵干净,天空低矮  
白的,白得令人向往  
蓝的,蓝得心慌  
有一种牵挂叫溪流  
有一种亲情叫流淌

南高原透明的阳光  
把行人、树木  
和花草的影子  
无比清晰地摁在地上

凡是被雪水湿润的土地  
都被绿色植被占领  
山顶上安静的积雪  
始终安静  
跟清溪上的倒影一起  
看周遭的季节  
四时轮换、推杯换盏

相对于万年不变姿势的  
雪山之巅  
以及溪水中的倒影  
请宽恕我们在时光中

走得太慢  
请原谅  
我们离人生理想  
越来越远

在路上

去年那对燕子归来  
在檐下  
衔泥、垒窝。发现  
我与故乡距离越来越远  
摘一朵早春的云种到眼眸  
桃花红了  
梨花白了  
菜花黄了  
紫云英  
将三月的情丝拉长  
思念像断线的纸鸢

风又绿了几春  
明月又照过几秋  
西窗灯影  
雨夜巴山  
岁月的皱纹无处藏身  
牵挂、惦记、嘘寒问暖  
这些词汇  
来自故乡低矮的屋檐  
星垂平野,月涌大江  
我站在梦中呼唤  
故乡在心头  
异乡在身边  
念一段故乡情  
走一程异乡路  
故乡与异乡是游子心头  
两种不同层次的温暖

在那个下午重返世俗

山花、野树  
和纷飞无序的鸟儿  
为我一遍一遍  
还原故乡的模样  
高铁、动车  
和四通八达的公路  
将久远的记忆  
一遍一遍摁灭

雪山脚下

一场超凡脱俗的大梦  
尚未做完  
清溪边,一串脚印  
刚刚开始撒欢  
日头便西斜了  
每一束光  
都镌刻着归家之念

再见

玉龙雪山顶上缺氧的空冥  
再见  
到处是雏鸟的石林  
再见  
茶马古道上的诗韵

当初中出家门我便知道

采风或者旅程  
只对我的肉身  
暂时托举  
重返世俗的状态  
多么像一座美丽的古城  
在暗夜的内心灯红酒绿  
在庸常的白日一本正经

距离

(外一首)

□吴华

“矢志不动”  
我也是  
我正在注视的水面也是  
湖对岸的楼群也是  
任时间如一把利锯  
慢慢切割  
一只鸥鹭飞翔的翅膀  
是利齿上闪着的光  
那翅膀上携着的风  
写着光的锋芒与寂静

落红

还是春风  
还是那树  
曾经的满枝香蕊  
变成了一场纷纷的花瓣雨

是否所有的绽放

只为时间一到  
就义无反顾地投入  
下一个轮回

生命的终点是何处  
那里可也有青鸟眷顾  
阳光垂爱

东风不言  
树影迷离  
只有落红无数  
铺在水面上  
像一张张  
季节留下的信笺

铺在月光下  
像一个人心里  
捡不起来的往事

洗笔

(散文)

□古 剑

再遇宝乐先生,他都“二线”了。认识他的时候,恐怕还未及不惑吧。虽中间隔三年或数载遇一次,在关于写字的不同的活动上,但印象一直会回到那个初识的模样上,待人不多言,谦恭温文。也许岗位上自由些了,笔墨随着岁月,宝乐先生的章法也更有趣味了。

他记忆力惊人的好,多少年前送给一位女士的作品,用的什么纸,什么颜色,那一字的轻与重,都有一些说道。他会掉转身子,眼睛里忽然生出光,问那位女士:为你写的四个字,是“安之若命”,“命”最后一笔,我写得很长,你知道为什么吗?

众人猜度,其间片刻会安静下来,等待他的正解:每一个安静的生命,都会很长。这倒不是附会,正是他的用心,宝乐先生有他的用

心之处。不仅如此,他还追问:你留心我用的纸是什么颜色了吗?

灰色。

是啊,为什么不应该是阳光一些,为什么用灰色呢?

每个生命都有些灰色的,我们要与他抗争;我那一长竖,也是与灰色命运抗争到底的意思。

收藏作品的这位女士,带着十分的感激与感动,惊讶地瞪着眼。我认识一些书画家,赠人笔墨,会有习惯,记录在一本小本子上;这本本子,有的时候会传给他们的后代,成为收藏家追索的源头,生发出好多故事,甚至成为鉴定真贋的重要依据。但是,像宝乐先生这样用心记作品的真不多,他都将作品一存储于心,像他的孩子一样。

我说,我记得你写过一篇文章,叫《扬州一梦》,你字好,文也好。他抑

藏兴致,依然不疾不徐:难得你记得我的文字,文章都快20年了,是《扬州梦》——宝乐先生轻轻地纠正了我。在扬州读书,遇到这位先生,对我有笔墨再造之恩,每年我都会去看看他与师母,他快八九十了,个头高。他们住在扬州的一个老巷子里,很难停车,我将车堵在巷子里,匆匆拎着东西看看他们,他们要留我吃饭,我就说,车子还堵在那里呢。老人家就会爽然放行,他们的小子一定也好过些。我就将这些记录下来,扬州一直有我念想的人,真没想着写文章。

我“奉承”着,这正是好文章呢,所谓“为情造文”,世上好多人,不知所以然,往往弄反了。宝乐先生会粲然一笑。他对先生的“涌泉相报”,成为生命里的某个梦想,与他写字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着。

宝乐先生用心笔墨,恐怕是一次